

陈振濂
学术
著作
集

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

陈振濂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本书是陈振濂教授在书法教学研究的间隙撰写的关于宋词流派的美学的研究，全书以八个章节用发散的思维从宋词流派的产生，流派的划分、比较，以及从词的生成与发展的纵向和词形式的技巧和创作的横向等多个方面剖析宋词的流派美。作者不为传统宋词流派划分思维束缚，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多方引证。本书对宋词流派美学的分析全面彻底，对今天的宋词研究有很高的借鉴指导意义。

陈

陈振濂
学术
著作
集

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

陈振濂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 / 陈振濂著.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8.10

(陈振濂学术著作集)

ISBN 978-7-5479-1805-0

I. ①宋… II. ①陈… III. ①宋词—文学美学—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8818号

陈振濂学术著作集

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

陈振濂 著

责任编辑 朱艳萍 杨少锋

编辑 李柯霖

审读 雍琦

责任校对 郭晓霞

特约校对 周晓晨

整体设计 品悦文化

技术编辑 顾杰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163.com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25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805-0

定价 8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总 序

陈振濂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兄提出构想，要对近三十年来书法的学术理论研究进行一轮大规模的整理与重建。作为行动之一，是使新时期初曾经叱咤风云、滋生了当代书法美学新学问新气象的《书法研究》复刊，为当代书学理论的飞速发展，及时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又传统悠久的新空间新领地。我在中国书协分管学术研究工作，对这一重大举措当然是十分赞成。一个出版社，在今天物欲横流又以经济效益做去取的“利润的时代”，却独自承担市场风险，甘愿为学术研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样的决策和这样的前瞻性，对我们而言是十分企盼求之不得的。与王立翔兄相交近二十年，从古籍出版社时代到书画出版社时代，眼看着他辛勤耕耘，高屋建瓴，开疆拓土，风生水起，心中自然为他、也为书法学术研究遇到一个好时代而由衷地高兴！

从去年开始，王立翔兄就提议，当代三十年中若论书法理论成果与业绩，“陈振濂旋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标志性的存在，故而应该加以整理与概括，让过去的书学家引出些温暖珍贵的回忆；让今后的年轻书学后辈能充分了解我们从哪里来，今后还可以往哪里去。因此动员我在繁忙的公务、教务和学术艺术活动中，抽出相当的时间来整理旧著，形成一个“陈振濂学术著作集”序列，由上海书画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既可以配合市场之需，造福后人，也可以为书学史集聚一批有体系的成果留存于当世。

这样的构思当然极好。但因为我的社会公务工作十分芜杂，在大学的日常教学压力很大，自己又在艺术创作上也负担甚重；尤其是已经坚持了五年之久、准备通过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堪称当代书法史上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当代书法史记》的创作大工程，坚持每日一记，耗费了大量时间。所以在王立翔兄有此建议之后，我也还是迟迟未能着手启动。拖沓年余，十分惭愧。到了2017年夏，再也拖不下去了，遂下定决心，踏踏实实从头做起：先收集已出版的旧书，又作编排，再逐册写出《新刊前言》。每篇约3000字，以某一个课题、一部旧著为契机，通过新撰《新刊前言》，对这一具体领域作一次三十年发展轨迹的梳理。在成批集中进行《新刊前言》的撰稿过程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关于学术史的“洗礼”。三十年学术探索经历，对我而言，其中的迷茫、彷徨、犹豫、徘徊；不得其解的困惑，豁然开朗后的欣喜；现在想来，种种起伏抑扬，几乎伴随了我的前半生。

列入这个“学术集”的文字，都是三十年以来，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针对面，以及不同写作目标的条件下产生的研究成果。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向出版社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原书原样。许多著述，反映或者说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理论视野；三十年间，也许观察视野更开阔了，研究水平更全面了，但没有当时的筚路蓝缕，没有当时的新硎初试，没有当时的发愿发力，没有当时的绮丽想象，没有当时的雄伟蓝图，今天的学术发展就不会有这样的丰厚成就。之所以强调原汁原味，就是要告诉后来者，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第一代书学研究的开创者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当时想的是什么？他们曾经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宽度与深度？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哪一些时代特征？在今后，这些著作将会成为当代书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和原始文献。这是从学术史上做出的一个考虑。

而从这些著述本身看，它们因其当时的开拓性努力而成为三十年间学习书法时的入门必读书和第一代成果。学书者要获得作为基础能力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观点，必须先阅读这些书籍和论文以获得基本定位、思考起点和发言权，以使自己从外行进而转为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都有初学者需要获取基本的专业知识，每一代研究学者都希望了解和把握前贤已有的成果以为再出发的起点；这样，这些已经横贯了三十年的学术成果就永远拥有稳定的代代传递的读者。今天新刊这些著作，也就是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大众、服务于书画篆刻界和文艺界。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努

力进取，可以呈现出应尽的文化责任和倡导、恢复书法中国画篆刻等“诗书画印”传统文化的目标；而这样的持续推进，正是今天整个社会大力提倡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在这套“学术集”中，除了专题性很强的各项研究著作以外，还有两套系列的书画篆刻三位一体的著述群。一是《品味经典》丛书，共十册。书法四册、中国画四册，篆刻两册，均统一体例，以学术札记方式对几千年来书画印的名品经典作了细致的展开与点题，还提出许多悬疑未解的学术问题以供后人深入研究。二是关涉书法、中国画、篆刻三大门类的现代新型的专业高等教学程序与教学方法。即共分三册的《中国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中国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书法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书法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是关于书画印三门传统艺术除了纵向体系之外，还在横向的方法论应用上进行的大胆改革与创新。在近百年新学兴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初，我们以中国古典的经典内容为旨归，以现代思维与现代逻辑作为方法论，以“训练”程序展开来代替“经验”授受，创造和总结出了一套有着科学检验标准的有形的教学方法。鉴于中国古代的书、画、篆刻，在一个传统的经验架构中，一直缺少一种科学的自证和他证的含量；而这三部教程，则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推进美学新探索、建立教学新体系。

百年中国美术传统（包括教育传统）建立的历程，是一个“西学东渐”，甚至是全盘西化的过程。各大美术学院的从素描、色彩、速写、写生、石膏、人体、透视、解剖等分类课程进入基础训练，以及以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艺术设计分科单设；即使在“中国画”一科中，也强调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教学，所有这些，即是一个不争的“西化”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泠印社反其道而行之，倡导“传统主导”“东学西渐”，尤其强调诗、书、画、印一体综合，互为因果，互相辉映。并把它看作是树立中华“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标志。倘如此，则综合书、画、印的《品味经典》十册，和同样综合书、画、印的大学专业训练教程三册，作为整个学术集的一个重镇，对当代百年的书法、中国画、篆刻的现代发展，具有改变当代艺术史发展轨迹的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

从开创学科的书法学、书法美学、书法史学、书法教育学、空间诗学、比较书法

学、创作学等等的专题写作，再到诗、书、画、印综合一体的两大套丛书，当然还有诗词研究、中国画美学、篆刻史与美学、日本书法史和欧美相关历史……我希望这套“学术集”能真正勾勒出这三十年来中国书法理论和传统艺术理论发展历程的一个较具典型意义的重要侧面。倘如是，它作为学术读物、教科书、学科著作，本就可以不朽；作为这个时代的历史理论文献，也足以传诸后世而不朽。当然，是否真的不朽，那就要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品质，以及它在当下所发挥的影响力了。

——我十分忐忑地期待着来自业界的评判。

2017年7月17日

草于古钱塘颐斋

新刊前言

陈振濂

从小学习古典文学，对于唐诗的韵脚整齐、朗朗上口，和宋词的长短句参次节奏、富有音乐感都十分喜爱。但最早读的是《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之类，尤其是对唐宋八大家散文，有着先入为主的好感。年少好奇，对欧阳修《醉翁亭记》《秋声赋》的文采精雅和瑰丽句式还有声调铿锵痴迷不已；又对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家国情怀、苏轼前后《赤壁赋》的人生感悟还有天马行空的思绪有着不一般的体察。宋诗固然优秀，但宋词、宋文更是令人着迷。

从学画起步到学书法篆刻，古典文学一直没有荒废。偶读《稼轩词》，没想到这长短句在他手里竟有如此活脱跳跃的一派生机，张口就来，触手成妙，自然令我在古诗文尤其是宋词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它陪伴着少年的我一起成长。记得当时与许多长我十几二十的兄长叔伯辈争论，话题是古典文学的学习应该先从哪儿开始？传统的观念是先从《左传》《战国策》《论语》《诗经》《楚辞》开始，讲究一起步就须找最高古的精华。但我自己的体会是，一读“诸子百家”，首先过不了释字和语词关，不免盲人瞎马之弊；且囫囵吞枣，昏昏欲睡，情景太过陌生，语言既不优美，述事也离今天十分遥远，实在不属于“兴趣教学”。大家都说向来就是这个规矩，行之有效了多少年。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想颠覆传统？但我一直坚持，古典文学的学习在今天白话文时代已非必须，那就要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它的无上魅力。不

然只靠压力下的枯燥无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无法产生热爱和热情的。故而我认为学习古文，相对最佳的方法应该是从中间切入：取生动活泼的唐宋经典为根基，下接清末民国以及白话文时代，语义相近，有近水楼台之利；上衔拗口简约、与后世文学无论是思维还是文语均相距甚远的枯燥的上古语文，逐级而上，也有阶梯之便。有如蒙童初学，必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开始，而不是从用字词句十分古拗的《诗经》《左传》开始；又好比幼童学书法，起初必不求空洞的高古如甲金文大小篆，而是先从楷书入手。这古文学习中的“楷书”，就是落脚到唐宋文章。但直到目前，我这样的立场和视点，貌似还是孤独寂寞；学校里教古文，还是捧着《古代汉语》四册本中的第一篇，或《古文观止》第一篇高声诵读：《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没有任何改变。

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幸遇名师提点：书法以外，沙孟海先生的文物考古之学，诸乐三先生的中国画，都是我们书法篆刻课程学习的专业以外的“额外收获”。尤其是陆维钊先生，竟是一位词学大家。偶然的只言片语，已经让我大开眼界，再和过去自己喜欢的宋代古文、宋词对应，顿时有如鱼得水、欣喜若狂之感。后来得知陆师青年时曾协助叶恭绰先生编成《全清词钞》，功力深厚，比如学武遇到顶级剑客，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死心塌地当追随者，再也不作他想了。

陆维钊师为我指定的研究方向是宋代书法史。于是连带想到要对宋代经典文化如宋画、宋代印章即诗书画印都要综合推进之。而宋词研究则是首选计划中最优先者。陆维钊先生研究清词，在许多清人词集中有大量亲笔批注，体现出他的词学思想。我零星读过一些，浩瀚博大，不容易掌握。但如果用这样的心思去研究宋词？不也符合他老人家的期望吗？

但真到了进入研究阶段，遍读了从王国维《人间词话》到吴梅、夏承焘、唐圭璋等前辈大家的词学著作，尤其是对他们以毕生精力收集资料形成浩大学术工程的不世之功，钦佩无任；再读到当时许多学术期刊上各家老中青学者的词学论文，深深感觉到我若是介入进去，只不过是几百人的词学队伍中再多增加一人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必是从“问题意识”开始。对于宋词这个文学世界，除了喜好之外，我又能提得出什么“问题”？

直白地把宋词各个阶段的人物、作品、流派介绍一遍，这是普及的常识读物。当时市面上许多宋词著作都是这个类型，看一册就等于读二十册，内容大同小异，重复

度很高。我当然不甘心这样的状态。于是，先从找“问题”开始。宋词的大家和代表性词家，历来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早有现成结论，已成定式。秦七柳九、苏旷辛豪、美成易安，姜张细腻，处处都成佳话；但寻找突破口，似乎应该绕开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师，先从二、三流的词家做起。翻阅各家词论，对南宋张炎《词源》评吴文英的评语“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深有触动。语词的对偶与组装排列，形成意象，有如电影剪辑中“意识流”片断意象的切换、衔接和跳跃，这正可以与我从事过美学研究、熟悉造型艺术规律及已取得的研讨书画篆刻构图空间思维的学术经验对接起来。而在80年代的词学界，接受并运用西方美学和具有造型艺术积累的专业词学家极其罕见。当时的感觉是：朦胧之间，好像看到了微弱的一线曙光。

但真要实施起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部《全宋词》几乎被我翻烂。为了这个“七宝楼台”，我甚至还去读唐代李贺、樊宗师的奇诡风格的诗，还反向专门找宋词中清通白话一路的词家排队逐个研究，写出单篇论文，曾经发表于北京《文学遗产》、上海《文艺论丛》。比如贺铸《东山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晏幾道《小山词》、朱敦儒《樵歌》等等，我都撰出过专文以增加积累。我以为，像柳永、苏轼、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等领袖群伦的大家，专题的研究论著既多，丰富而庞杂，易于先入为主，固化解读，难有新见；而上述晏、秦、贺、朱的词集相对风格集中，倾向性明确，又问津者相对较少，作充分的形式分析反而易于着力。

凭借在书法、中国画和篆刻美学研究方面的积累，遂大胆尝试，开始试图对浩瀚的宋词作品、词集、词论词话等等进行哲学立场上的定位——其方法是：史学材料用美学立场来观照。又重点详细讨论了宋词流派（而不是词家、词作）研究的方法论、基点、现实意义；词形式的生成、创作技巧、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内形式）“意象”与（外形式）“声律”、词调词牌与词乐的关系、宋词流派可能有的三大支柱，词的本体与客体即社会性与文化性问题、词的本体与主体即词家主观作用与创作观赏心理问题。最后，综合各种理论思辨的展开与归纳，提出宋词流派研究不限于古代流传至今已被认可沿用的“豪放派”“婉约派”对峙即简单的阳刚阴柔的对应；而是考虑到词本体和词的“形式—内容”的交叉关系，提出北宋初期还有一个“清通派”的历史事实，直到北宋末到南宋末期发育渐趋成熟，才有先出“豪放”后重“婉约”的流派发展形态，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宋词流派“清通派”“豪放派”“婉约派”三派说的理论模型，并通

过引用古代词论典籍的现成相关叙述，来印证它言之有据的可能性和可靠性。

本书写作之时是1982年，其时我二十六岁，留校任教，时间充裕，又正是精力最旺盛、喜欢想入非非而不愿按部就班的年龄。著作完成后，直待到1994年即十二年后，才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也许一则是因为这样的抽象美学逻辑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在崇尚古典传统的词学界还很感陌生而同道难以适应；二则我后来因为专业关系，全身心投入书画篆刻的创作与研究，而在词学界几乎不活动不露面，没有交流，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可以说，这一成果始终处于少人问津、“束之高阁”的境地。但时隔三十六年回过头来看看这份旧“作业”，对比目前词学界的研究现状，我以为或许也还是没有相类似的成果可以取代它。亦即是说：在我几十年学术研究生涯中，它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崭新的、具有原创力的标志性成果。以一个书画篆刻家研究诗词时与生俱来的对造型和构筑的敏感；以一个艺术美学家即使对待丰富浩瀚的词学史料也必然拥有的本能的逻辑思辨力；以痴迷于词学，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发明的青年学者的探究热情，今天看这部《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仍然是经得住岁月流逝的时代考验的，当然也是无可取代的——不但在我的学术研究格局中是如此，在当下词学界而言也是如此。

已故唐诗研究专家、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与我曾是忘年交。正是他在八十年代末，向我约了一部一百七十万言又一千多页的大书《中国书画篆刻品鉴》（1990年完稿，1997年中华书局第一版八开本精装），故而我才腆颜请求他再为我这部宋词研究著作赐序（记得应该在1991年2月）。大学者鼓励后进的拳拳关爱之意，铭心不忘。回想当年在北京中华书局办公室向他求序的经过，傅先生还提起当时已在编辑制作的《中国书画篆刻品鉴》一书的书稿，笑道：“中华书局向一个年轻作者约一部上百万言的大开本著作，你可能是第一个。”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今时天人永隔，但见《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旧著列案，乃得抚颂长序，回首曩昔，不胜人琴之悲，唯有焚香祝祷而已。

谨以《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的再版，献给我有再造之恩的业师陆维钊先生！

2018年8月1日于杭州

序

傅璇琮

我与振瀛同志相识，约已十年。最初是一位搞书法的同志介绍，知道振瀛同志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的书法研究者，彼此通过几次信，但疏于形迹，所知不多。后来在《光明日报》的“历代书法名作欣赏”专栏，连续读到他每篇不满千字的文章，新奇而精湛的见解，出以清丽的文笔，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此后我曾写信给他，问他是否有意结集出版，他答以已应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这就是后来印装得颇为优雅的《历代书法欣赏》一书。前年我与中华书局的同仁谈起，拟出版一套雅俗共赏的中国古典艺术品藻的书，大家不期而然地提到振瀛同志，于是约他承担数十万字的《中国书画篆刻品鉴》的撰写。近些年来振瀛同志无论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极为繁忙，但他还是承应了中华书局的约稿，并给我寄来了他近年来的几本新著，如《书法学综论》《空间诗学导论》，以及其他一些单篇论文。这些年我一来忙于出版社的事务，二来忙于几部大书（如《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的编著和校阅，很少留意其他文艺门类的新作，振瀛同志的这几部书，以一种新颖而富于理论深度的视角，向我提供了一位年轻研究者所作的可贵的多方面的开拓。不久前，振瀛同志又告诉我，他的一本四十多万字的《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又将问世，并嘱我为这部著作写一篇序言。我真想不到，他真有勇气涉猎于几种学术门类，并以其过人的精力和才识，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去冬今春，为友人的专著写了两篇序，这两本专著一是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是南京大学程章灿博士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在这两篇序中我都谈到了古典文学研究如何走向成熟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即当正在来临的90年代中，依靠年长一辈学者深厚的学术优势，及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养起来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特有的一种学术朝气，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以深沉的思考与敏锐的探索相结合，较早地从整体上走向成熟。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想法，要真正得到科学的认识，还需要论证，这不是一两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现在我读了振瀛同志的部分著作，得到一个新的启示，觉得真正要使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光靠本学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形成一种比较的、交叉的研究。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人类文化的一次大的繁荣，繁荣的一个特征是文化艺术各部类的全面昌盛，以及各部类之间的紧密渗透与联系。不少研究者都谈到那时一些艺术巨人的备有的多种才具的非凡气质。当然，历史条件各有不同，我们自然不能像彼一时期大匠们那样来要求今天的研究者，但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在前十年中，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优秀著作，它们利用别门学科的成果来研治古典文学，既开阔了研究空间，又加深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就词学而言，前几年对于音乐与词体兴起、交化关系的探讨，使词的研究出现新的生机，就是一个例证。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振瀛同志在其《空间诗学导论》书前的一段对话中有很好的说明：“文学艺术之间有着相近似的性格，而且它们在表面形式上的不同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思考线索。比如我在对中国画与书法的空间性格进行理论上的确认时，我自信它们是可视的、客观存在的；但当我发现它们之间还有一种深层的时间推移序列存在时，曾经为这种新收获很感振奋。这种收获立即迫使我反过来对诗作同样的剖析：在时间推移这一文学基本性格确立的同时，诗有没有也属潜在的深层的空间性格？也许正是这么一个偶然冲动，构成了我这本书的最初撰写理由。”

他因中国画与书法的某些艺术特征而引发对诗歌特征的思考，他称之为“一个偶然冲动”，这或许是谦辞，但这种学术上的突然领悟是真实的，它是学术实践的一种飞跃。振瀛同志的优势也即在于他能在同时兼治的学科中得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发明和补充。而且我想说明的是，他不像前时期文化热中的一种泛泛之谈，他是确实下过功夫的。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上他的那篇《略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具体分析了

贺铸词的炼字、结尾、对比、意象组合等等，又善于运用他在画学上的特长，真是细致入微。我想，以他所具备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学养，来涉足于宋词流派的研究，肯定能为我们的词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关于宋词的流派，以及宋词分婉约、豪放两派，已经是个很老的问题。振瀛同志这部著作中提到南宋的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说及苏轼与柳永词风的各异，认为是论宋词分豪放、婉约两派最早的权舆。我看是否还可把时间提前一些，即南宋初期的王灼，他的《碧鸡漫志》卷二，从师友渊源、创作法则（“家法”）的传承上来考察北宋词坛的词人阵营、群体、派别，指出苏轼、柳永各开一派，尽管他并没有用“派”这一名词。而后南宋中叶的王炎（1138—1218），就比较明确地把词分离出“豪壮语”与“婉转妩媚”两大风格类型，并主张“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双溪诗余自序》）。明代的张綖即直接其说，而分宋词为婉约、豪放两体，而以“婉约为正”。虽然清代和近代学者有提出宋词分三派、四派之说，但影响最大、左右本世纪唐宋词研究思维格局的还是婉约、豪放两派说。

我个人以为，这两派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历经数百年还摆脱不了前人所设定的理论模式，始终以传统的结论或见解为研究的起点，在前人所规定的研究格局内思考问题，这样要取得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进展和突破，总是很难的。本书是不满意两派说的，振瀛同志提出三派说，即在婉约、豪放之外，另增以北宋欧阳修为代表的清通派。他的这一说当然也是一家之言，或许也会引起诘疑。本书的可贵在于它不是单从概念出发，全书视野较为广阔，并能抓住词的本体特征来论派，这就使人能超出过去的思维定式，从书中的具体论述中来把握宋词风格的实际。正如作者在第一章所说：“我们有必要用实际的宋词作品来衡量一下这些批评的可靠性。”这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格局不能局限于过去的流行模式，而应着眼于大量存在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我们理论的根据——整个的唐宋词作。

流派研究，仅是词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一种方式，因而它不可能穷尽词学的各个方面。我们尽可从多种方式或不同侧面来进行词的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基础，这种基础工作现在还在进行着，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工程。如以词的总集来说，唐圭璋先生为我们作了范例，他以个人之力编纂成了《全宋词》和《全

金元词》。前几年，张璋先生编成了《全唐五代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也已约请南京师范大学的曹济平、萧鹏、王兆鹏同志重编《全唐五代词》。饶宗颐、张璋先生的《全明词》，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全清词》，都将陆续出版。词人、词集的个体研究，作品的艺术探索，这些年来都有新的进展。不过我认为，目前对词学研究来说，最薄弱的还是群体研究。词史的实际表明，大作家的影响固然不能漠视，但风气的转变还是由一个群体来共同完成的。缺乏群体的思考与整体的观念，就无法理清发展的脉络。譬如说，南宋中叶辛弃疾去世后的词坛，似乎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即使是辛弃疾在世的中兴词坛，论者也只注意辛、陈、陆、刘、姜等少数几个大家名家。有的词史、文学史把辛弃疾与刘克庄、刘辰翁拉到一起来论述，却把同时的姜夔排除在外，又将姜夔、吴文英与宋末的周密、王沂孙、张炎放在同一章节，更缺乏史的观念，使得南宋词坛的发展阶段和过程模糊不清。

这些问题，我曾与另一青年词学研究者王兆鹏同志说起过，上面所说的有的也就是他的想法。兆鹏同志是1990年毕业的唐圭璋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叫《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与我共同担任答辩委员的。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用范式来取代现行的风格研究，我觉得可能是唐宋词群体研究的一个突破。所谓范式，是指惯例性的规范、标准，是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建立的一种审美规范，既包括作品本体上的形式特征，也包含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及其把握与表现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方式。从这一设想出发，他把唐宋词归纳为三大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的相互交替和更迭。这三大范式之说是否还有婉约、豪放两派说的影子，读者尚可讨论。但我觉得，从群体研究来说，它还是朝规范化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兆鹏同志的论点，他或许另外会以适当方式表达得更为清楚和充分，我在这里借这篇短序作一介绍，是想表明，词这个已流传千百年的文学体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产生了众多的佳作，也留下了不少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到了今天，随着一批有才华的青年研究者的崛起，是应该也有可能作一系统清理的时候了。我相信，振瀛同志的这部书，当为这一系统清理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思考线索和思想资料。

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弱点，即对现状研究做得很不够。古典文学研究颇有“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顾炎武语）的味道，

各干各的，不相为谋。比较起来，现当代文学研究，则热闹得多，热闹之一，是对现状的研究，劲头较大。我们应当开展对现状的研究。不认真研究学科的现状，是很难有真正的发展的。为什么宋词流派的研究，长期以来老是在两派说的周围徘徊，其原因之一即是对这一现状思考不够，争辩不够，以致到现在仍需花如许笔墨加以论析。词派的研究是如此，其他的问题也有类似之处。我真希望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把一些长期未得解决而又影响较大的问题，开列一批清单，作一些分析，然后组织一定的力量，逐一加以清理。我也希望振瀛同志的这部书能引起讨论，使词派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对现状的研究有所推动。

我过去读振瀛同志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总感到他的文字运用有一种鲜明的个性色彩，为其他书法学著作所未有。后读到黄庭坚评苏轼书法的几句话，则似若有所悟。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说：“予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间，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振瀛同志的文章所以耐读，是他所论虽为书法，而其背后则有厚实的蓄积，因此使人觉得有一种意趣。意即学问，趣即才情（山谷所谓文章）。这部《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也是一个明证。我相信今后有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能打破学科的樊篱，勇敢涉猎于广阔的不同的领域，这就可以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我对词，仅是爱好，未有专治。说了老半天，恐怕难免宋人程颢之讥：“介甫谈道，正如对塔说相轮。”高塔尚远，何说相轮。未能副振瀛同志之雅望，实在惭愧。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北京

目录

总 序	1
新刊前言	1
序	1
导论：关于宋词流派研究的方法、基点与现实意义	1
主体阐释与整体性规范	1
文学性与艺术价值的强调	5
流派主题与宏观研究立场	9
第一章 宋词流派研究的基点	15
第一节 选择流派作为基点的依据	15
第二节 流派史、思潮史与词史	21
第三节 词学流派划分讨论的历史回顾	27
第四节 词学流派划分讨论的现状	34